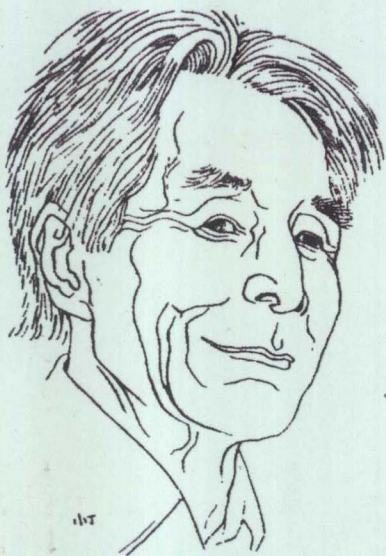




鲁藜

鲁藜诗文集

第四卷

评论 书信 日记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评 论

知行诗歌集读后感·····	3
“小先生”与“俞子夷先生”——一个小先生辅导员的答复·····	7
创刊号的《大众教育》·····	11
怎样和农民谈话·····	15
十三年来的八路军·····	21
与某同志论诗·····	27
我的希望·····	29
天津市解放以来的电影·····	30
论《西伯利亚交响曲》——关于主题、人物、思想、情感·····	36
民歌中的农民——学习笔记·····	43
十月革命与苏联文学·····	50
《文艺学习》一卷初步检讨·····	55
看《将相和》的一点感想·····	62
谈诗歌创作的体会·····	64
普希金·····	67
向《伟大的公民》学习·····	71
记罗马尼亚作家尤·卡米拉的谈话·····	74
关于《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	77

胡风的艺术至上主义的路	80
唯心论的魔术师	91
试谈诗	101
诗坛应是一个花园——鲁藜同志漫谈诗歌创作	108
点评《凤落梧桐》	112
我的《泥土诗选》序	115
坚持和发展新诗的革命现实主义	120
试析徐敬亚的“审美力”	123
火之花——芦甸诗文集序	134
《陈蓉蓉演唱外国歌曲选》序	139
一幅永不褪色的记忆——许向诚诗集《葱叶笛》序	141
天津应该有自己的诗刊	
——在天津日报召开诗歌界座谈会上发言	148
我也来跟小宝宝学古诗	149
纯真的信念是诗中的阳光——读罗飞的《银杏树》有感	151
关于诗的三言两语	156
黑板上的阳春白雪	158
《天津文学》诗廊漫步	160
新诗话	164
诗论札记	167
作家与作品——文学随感录	170
界线	171
孙犁的白描	173
诗之国度没有疆界	175
诗永远是青春的升华	177
为“诗人”一辩	179
《骆痕》读后札记	182
海河孕育的歌手——亦痕和他的田园诗	187
《落霞》序	192
记一个小歌手	197

中国文艺春秋的黄金节	201
鸿毛楼点滴 (连载)	203
一颗红心的自白——读诗人王一桃的《我心中的诗》	208
原野上漫记	212
关于诗的浅识	215
关于《泥土》	217
点滴篇 (4 则)	218

往来书信

致李又然	223
致罗洛	224
致孙犁	225
致纪鹏 (三封)	226
致李辉 (六封)	228
致王一桃 (十封)	233
致舒兰 (三封)	240
致闵人	243
致沙驼 (十三封)	244
致张学新 (两封)	253
致吴裕成 (四封)	254
致王玉树 (三封)	257
致麦芒 (六封)	260
致恩益 (二封)	264
致丁国栋 (六封)	266
致干桐辉	270
致《公交报》编辑	271
马加来信	272
周扬来信	273
田间来信	274

臧克家来信（四封）	275
康濯来信	277
阮章兢来信	278
冯至来信	280
流沙河来信	281
艾青来信	282
张楚琨来信	283
陆维特来信	284
杜矢甲来信（三封）	286
于行前来信（两封）	290
梅志来信（两封）	292
侯唯动来信	294
冀汭来信	296
晏明来信	297
纪鹏来信	298
周良沛来信（五封）	299
丁国成来信	302
罗洛来信（六封）	303
胡征来信（三封）	308
绿原来信	311
牛汉来信	312
曾卓来信（四封）	313
耿庸来信（三封）	316
马满子来信	319
王一桃来信	320
张诗剑来信	321
晓帆来信	322
文晓村来信	323
戴舒兰来信（两封）	324
李嘉陵来信（两封）	326

林希来信 (两封)	328
阿凤来信	330
王琳来信	331
李牧歌来信 (两封)	332
张仲来信	334
张学新来信	336
王玉树来信 (五封)	337
吴裕成来信 (两封)	341
沙驼来信 (三封)	342
米斗来信	345
杨果来信	346
丁国栋来信	347
武扬来信	349
陈咏华来信	350
陈明仙来信	351
高迅莹来信	353
高嵩来信	355
罗飞来信 (三封)	357
愚根来信	360
柳萌来信 (两封)	362
麦芒来信	364
宋立梅来信	365
苏立军来信	366
雷雯来信	368
徐慎贵来信	369
兰珍来信	370
郝维民来信	371
曹积三来信	373
梵杨来信	374
未来来信	375
陈志铭来信	377

安林来信·····	379
朱秀三来信·····	380
洪进喜来信·····	381

日记摘抄

战地日记(1941.1—7 晋察冀边区)·····	385
油灯下散记(1943.5—1944.12 延安)·····	388
诗体笔记(1952.1—5 天津)·····	398
病房杂录(1992.2—4 天津)·····	409
新居日记(1994.8—1998.4 天津)·····	418

附 录

著作目录·····	429
鲁藜创作年表(1933—1998)·····	430
评介文章选辑:	

跋鲁藜底《星的歌》·····	(胡 风) 452
《醒来的时候》片论·····	(阿 垌) 454
鲁藜诗情录——和鲁藜相处的日子·····	(胡 征) 458
鲁藜《天青集》序·····	(耿 庸) 467
读鲁藜《鹅毛集》——《切磋集》代序·····	(公 木) 469
鲁藜:七月诗派死不低头·····	(王一桃) 473
天真的诗和芳香的泥土	
——序《鲁藜研究文粹》·····	(绿 原) 480
鲁藜的晚年风景·····	(王玉树) 483
璀灿的珍珠——痛悼鲁藜·····	(杨应彬) 489
忆鲁藜·····	(肖 荻) 493
鲁藜的怀乡诗篇·····	(柯文溥) 496

编后记·····	498
----------	-----

评 论

知行诗歌集读后感

这本诗歌集，在三年前曾读过一趟，那时候我正沉醉在“新月”派的象征幻想里，对于这本诗歌集，感不到兴趣。直到今日，重读起来，始觉得它的价值，是远过艺术至上主义的飘飘然之诗章；而是，在大众语提倡的今日，其形式更可供参考；虽然，这集里不完全歌谣般的大众化；有的还蕴潜着古文辞的地方。

不过，用歌谣形式写时代思潮的诗，自刘大白的卖布谣而外，则只见知行诗歌集，是较富的收获。

在这儿，我以幼稚的偏见，来叙述这集里所表现的作品，所给于我的感想而已——不敢谓批评。

荒 郊 集

在未说到这以前，我们不能忽略冠在前面的献诗这首仅寥寥十一行；然，不能不说是一首饱蓄着情感，在“泪落如雨”的“悲壮”的“光芒”中，写下的精练纯青的诗：

“望到水、山，天合成一线光景，
隐隐约约的把个帆影儿都吞没了，
才慢慢的转回家去。
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
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

那是多怆恻的！凡一个怀着的崇高理想的人，他实赋有无限的

爱的情感；从这“父爱”的偏激里，他爱人类的心，何尝不如是。由是，他徘徊在“荒郊”，怀着爱人类的慈心，对人间的虚伪制度和吟呻在这层里的痛苦者；以泼辣的讽刺与同情。从“救水”以至“假”，“人心不可测”“军阀的镜子”，尤其是“一张字纸麓里的颂词”；含着泪，给维持这坑人的制度的罪魁，以无情的刺击；剥开他们的礼袍，使他们内在的欺骗，纸糊的“人面”都暴露出来：

“假军队，
忍看山河碎。
他自有本事，
会杀亲姊妹。
“假官吏，
嘴上有主义，
吃了百姓饭，
要剥百姓皮。——“做人”

那是，自封建社会以来，就是咱们国家的现象。

“农人破产之过程”和“农夫歌”是同样的描写农村的阴暗面，同以民间的山歌寄调的；较大众化的作品。“摊贩老沈”“人与煤炭”，“高跟皮鞋上的小姐”都是用大众语写就的。

枯 树 集

这里，以人物典型之描写为多。“一位教授”的典型，是我们国度里常出现的，大而至政治舞台上；小而厕所里常碰到的朋友，大都俱有“别人串得好戏来，暗中却把戏台拆”——“一位教授”的能手。

“土之小影”“拉车”，“双料少爷”，“败家子的体操”都是文明与封建互相交接中的统治阶层的产物；在这集里，“奶妈的婆婆之悲哀”，是富有社会意义的歌咏的一篇。虽区区两段四节，而其中写出两个阶级的“人吃人”的阴怪之象；在绅士们高呼儿童年，儿

童节，儿童幸福会，以及儿童文化会……的当儿；不殊是一朵粉碎改良主义者烟幕的酸溜弹。那种凄恻的调子，是会给读者以酸鼻的。我们知道，人间是充满这种矛盾的。

幼 苗 集

我们的诗人，不单老徘徊在黄昏广漠的“荒郊”，凭吊那“枯树”般的衰老的“中华”；替受压迫者流同情之泪，给虚伪的治者以无情的讽示而已；仍更有他的崇高的希望在焉——他的希望是留在“幼苗”上。

踏进了“幼苗”之圃，我们将见到一片向荣的希望之嫩芽；在为理想而抽动着美丽的生命。我们可以听到为“幼苗”驱歌的旋律之奔放；谆谆诲人不倦的夫子之精神。

鲁迅在五四的狂飙中，曾喊“救救孩子”的为同情两重压扎中的弱少者的呼声；而我们的诗人，就是始终做小孩的救星者。和卢骚同样的大声疾呼过；而沉毅地干着，卢骚和鲁迅只是空喊而已。

充满在这儿的意识，是从尖顶的贵族、士大夫，文盲教育革命出来，单刀独马，在人类改造的广途中；把私有教育极力指摘与根本破坏而新的“大公”教育，从他的热诚中渐渐建立时的鼓舞欢欣。

在“赠师范生”以及诗的学校里所写的，没有“枯树”里的阴郁的皱纹，有的是燃着热望的火花。

“乡村自卫团”及“小小兵”里所描写的军人，已不是为利己而斗争，而是负着人类使命的时代勇士了。

“乡下先生”，“儿童工歌”都是雄壮的为人生正义而前进的进行曲。“锄头舞歌”，至今还给我们唱着的山歌；但，形式和音调虽美；内容是不正确的，自加上“新锄头歌”的一节才真正完成一首无疵的歌。无疑地，“新锄头歌”和“知行”改写“行知”或“衍”有同样的历史实践的意义。

在“幼苗”内，将小孩天真的生命而起的歌颂，似有点傻；因为在我们的国度里，尚不是人类天真歌颂的时候。但，一个诗人并

大教育家的伟大灵魂；对无邪的童心，是有点急于发掘的。当他掘出二朵星闪的光焰时，莫怪他要大呼直喊——甚么“儿童工歌”，“小孩不少歌”“变个孙悟空”“小小兵”“一双手”……”都是因过度偏爱，而赋小孩以无穷的“希望”与“能力”，未免反而抹捻他们的自然之天真。如果一个小孩而变成“孙悟空”，那么，人类的寿命太短促了。

我不是泰戈尔的儿童天真的爱护者；但，对于儿童的过度寄托其希望，终要失望的——如果咱们的社会是达到某种历程，讴歌儿童；灿烂崇拜儿童的天真，几乎是人类的原性之情绪；而以成人的希望寄托在稚弱的心灵上，是有点残酷。

许是我们诗人的一点偏爱吧，但，这偏爱是建筑在他的对人类教育哲学学说上，他仍是人类的关切者。

尾 音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还有一点尾音；那就是我对于“幼苗集”里的一首“小庄晓”的“偏爱”的感想。

“小庄晓”的音调是自然极了，有着内在的生命之流，在殷湍着；读之，我的血汹涌着了。还有一首“朝阳歌”，也同是艺术与心血的结晶品。

总观全部的作品，内容还算充实的；惟，用以表现其思想的技巧——形式，显然是有点笨拙，脱不了旧诗的气息，有些地方，很似李太白般的狂放（形式上的），而尽兜着歌谣体式的圈子；只有“献诗”，“人与煤炭”，“农夫歌”，“摊贩老沈”是由歌谣体式里突出来的接近新诗的大众化的成熟作品，尤其是“朝阳歌”与“小庄晓”。

“小先生”与“俞子夷先生”

——一个小先生辅导员的答复

今年是儿童年，这是一般大人们的教育家所特定的：本来，一种什么“年”之类，都是先有一种对于某种行业的社会现象的发展的特征，于是，我们就可以在同一的年头里看到并存的各种年，譬如今年，有人就以为是“自治年”，从政治上看；“经济提携年”，从经济上看，“大屠杀年”，从救国运动上看；……这种“年”越多，在中国这种混血的地方，是越显示它的命运的不幸；并不像人家的“大陆政策顺利年”，“白银复兴年”，……一样的热闹和值得大书特载和庆祝。

而，我们的儿童年，也在这各式各样的“年”里，交横错杂而产生，四月四日也在风雨飘摇的古老的中国里经过，在这样的节日里，的确的像俞子夷先生所说的：“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正多，我们要说的也着实不少。”可是，我们看不到俞子夷先生谈几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而是选定了这个“新花样”的“小先生”的办法，来作为俞子夷先生的儿童节，尤其是儿童年的今日的“考虑的问题”了。但是，俞子夷先生所“考虑”的，是表示俞子夷先生对现实的盲目，对教育的无知，对小先生的不了解，于是，使用官话说：“用法令去禁绝”。越显出御用学者的一副嘴脸，在这里让我们来绘出这副狰狞的嘴脸吧。

俞子夷先生说：“……从成人的立场说，小先生的确是经济有效的方法。若就儿童福利的立场说，实在这是一种变相的童工制。”至于，什么是变相的童工制，俞子夷先生告诉我们：“成人自己只

知道安逸享现成的福，所以教儿童代我们劳作”；“成人自己只会得用输入的消耗品，所以急急强制未成年者来生产”；“成人自己没有本领保全领土，所以叫孩子们去防。”这是俞子夷先生对于“现代流行的劳作教育，生产教育，国防教育”的“若干语病”。而“用了”俞子夷先生“极苛刻的推论”的批评，于是，由这三种教育的批评结论，演绎而成了对小先生是“变相童工制”的批评的结论；“扫除文盲，应当是全体识字人的责任。小先生以外，应当有各式各样的先生。要是成年的识字者在业余公余，只会得坐汽车兜风，出入电影院跳舞场，而把扫除文盲的责任卸在儿童身上，我们做成人的未免太没出息，太不长进了”。于是，“小先生”就是“变相的童工制”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俞子夷先生对一种现社会“流行”的制度，只看到表面的“若干语病”，而没有了解这种制度的经济关系的根源与必然的生长，于是，他把“小先生制”的产生当作在几个“牺牲儿童自身福利”的“安逸享现成福”的成人的“新花样”，而忽视了在这经济政治，都受帝国主义者操纵，并与封建残余结合的混血儿的现社会里，在国难日益迫切的今日，“小先生”也是应着这现实环境的孵化而生长出来的时代小战士，他要答复历史所赐予给他们的课题。（并不是包办历史使命，使俞子夷先生要因之而恐怕打破了学者，教授的金饭碗。）这是俞子夷先生对现实盲目之一。其次，是把成人与儿童看成两个不同的东西，而忽视他们是整体的联系的。好像是资本家雇用的童工，“小先生”是成人雇用的小奴隶。在生活教育并没主张“小先生”包办一切“国家可用法令来强制执行”的扫除文盲，而是现在国家用了法令还未扫尽文盲的今日，无疑地小先生他是普及教育里的生力军之一，因为正如俞子夷先生所说的，那些“只会坐汽车兜风，出入电影院跳舞场”的“成年识字者”，正是充满于社会上，到现在，不但“坐汽车”，“看电影”，“跳舞”以浪费他们小市民没落的生命而已，而且还要当汉奸，当御用学者，当帝国主义的拍马之流，当封建复古的走卒。剩下的伟大工作，正要这些前进的知识分子，前进挑战的小先生，前

进的大众来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天一天迫近危难的时候，我们要肯定小先生的力量，不但在今日是扫除文盲的生力军，而且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别动队，在将来也是普及教育的先锋。这或许俞子夷先生将说我们过于残忍，其实正没有看见帝国主义者侵略战争中所给儿童的是些什么“幸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千万无辜的儿童被虐杀了，千万儿童的父母被屠杀了，他们成了无依靠的孤儿，流浪儿；在九一八、一二八敌人的侵略下面，我们多少儿童成了牺牲，多少儿童在被强迫灌输奴化的教育；倘若叫儿童起来普及文字教育和大众共同反抗那凶恶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敌人恶毒的侵略，所加于儿童自身和大众的命运，也算做是残忍，那末俞教授的意思也不过是叫儿童坐在那里等待做炮灰和小奴隶罢了。自然，俞教授的少爷和所接近的儿童或许可以免掉这种厄运，但是穷苦大众儿童是无法免掉这种厄运的，穷苦儿童的命运，是和被压迫大众的命运是永远的一致呀，穷苦儿童的幸福绝不是给他一点糖果叫他们放下小先生的担子，就可以自算一种幸福的。

第三，“小先生”是甚么？俞子夷先生并没有十分了解。只知道他是“拿教人做自己学习的动机，收得的效果比现在被动的，强迫的学习要大得多”，这还是“有人说”的，而不是俞子夷先生探讨出来的。可见，俞先生对“小先生”是多末生疏啊！但，我们的教育家“就儿童福利的立场说，实在这是一种变相的童工制。”于是，“可惜儿童的牺牲太大，所以大家坚决的反对，要想用法令去禁绝”了。

“小先生”他是时代前进的儿童，他们在前进的大众队伍里，禀着他们“即知即传人”的口号去发挥，唤醒落后的大众起来救国。他们是民族解放里的一员，在民族解放的实践里去教育他自己，使自己更勇猛地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轮子，做一个民族解放的小战士，所有的儿童，都要在这个“非常时期”的救国运动里，吸受时代的气力，去磨炼他们无私的心灵。

最后，对于俞子夷先生从“有人说”里，来对于“小先生”的批评，使人觉得“牵强附会”而且“滑稽”。同时，那种三句不离

本行的“法令”，“法令”，真使人觉得充满官僚士大夫的气味。

“我们可以在不牺牲儿童自身福利的范围里，想些两全的方法。”真觉得俞先生的伟大的“调和”，其实，无非要人家佩服俞先生的聪明吧了。可是，我们要问“儿童自身福利”是建立在俞子夷先生的教室里吗？

用不到多说，一种只觉得有“自身福利”的人，他们是永远不会明白也不愿明白那大多数劳苦而流离失所的人，他们的福利是给谁掠夺，给谁剥削的，而怎样去谋他们的福利？

1936年5月1日上海《生活教育》，署名鲁加

注：有“ ”的是俞子夷先生所写《儿童与小先生》一文里的话。